

鏡
筭
緣



第五十一回

走窮途孝女絕糧

得生路仙姑獻稻

話說大盜連連叩頭道：『只求夫人消了氣惱，不記前讎，聽憑再打多少，我也情願。』婦人向嘍囉道：『他既自己情願，你們代我着實重打，若再虛應故事，定要狗命。』四個嘍囉聽了，那敢怠慢，登時上來兩個，把大盜緊緊按住；那兩個舉起大板，打的皮開肉破，喊叫連聲。打到二十，嘍囉把手住了。婦人道：『這個強盜無情無義，如何就可輕放？給我再打二十！』

大盜慟哭道：『求夫人饒恕，愚夫喫不起了！』婦人道：『既如此，為何一心只想討妾？假如我要討個男妾，日日把你冷淡，你可歡喜？你們作男子的，在貧賤時原也講些倫常之道，一經轉到富貴場中，就生出許多炎涼樣子，把本來面目都忘了；不獨疏親慢友，種種驕傲，

並牆糟糠之情，也置度外；這真是強盜行爲，已該碎屍萬段！你還只想置妾，那裏有個忠恕之道！我不打你別的，我只打你「只知有己，不知有人」；把你打的驕傲全無，心中冒出一個「忠恕」來，我纔甘心！今日打過，嗣後我也不來管你。總而言之：你不討妾則已，若要討妾，必須替我先討男妾，我纔依哩。我這男妾，古人叫作「面首」；面哩，取其貌美；首哩，取其髮美。這個故典，並非是我杜撰，自古就有了。」

大盜道：「這點小事，夫人何必講究考據？況此中狠有風味，就是杜撰，亦有何妨？夫人要討男妾，要置面首，無不遵命；就只這般驕傲，乃我們綠林向來習氣，久已立誓不能改的，還求見諒。」婦人道：「驕傲固是強盜習氣，何妨把惡習改了？」大盜道：「我們做強盜的，全要靠着驕傲欺人，若把這個習氣改了，還算甚強盜？這是至死不能改的。」婦人道：「我就把你打死，看你可改！」分付嘍囉：「着實再打！」一連打了八十大板，睡在地下，昏暈數次，口中只有呼吸之氣，喘息多時，方蘇醒過來。只見他強打精神，垂淚說道：「求夫人快備後事，愚夫今要永別了。我死後別無遺言，惟囑後世子孫，千萬莫把綠林習氣改了，

那纔算得孝子賢孫哩。」說罷，復又昏暈過去。

婦人見大盜命已垂危，不能再打，只得命人擡上牀去，不覺後悔道：「我只當多打幾板，自然把舊性改了，那知他至死不變。」據此看來，原來世間強盜這般驕傲習氣，竟是牢不可破。早知如此，我又何必同這禽獸較量？」因分付嘍囉道：「這三個女子纔來未久，大約船隻還在山下，卽速將他們帶去，交他父母領回。那個黑女在此無用，也命他們一同領去。連日所劫衣箱，也都發還，省得他日後覩物又生別的邪念。」急速去罷！倘有錯誤，取頭見我！」

嘍囉諾諾連聲，卽將四人引至山下。恰好多林二人正在探望，一見甚喜。隨後衣箱也都發來。衆嘍囉暗暗藏過一隻，大聲說道：「今日大王因你四個女子反吃大苦，少刻必來報讎。你們回去，快快開船，若再遲延，性命難保！」多林二人連連答應，把衣箱慮慮搬上。一齊上了三板，竟向大船而來。林之洋問知詳細，口中惟有念佛。

多九公看那黑女，甚覺眼熟，因問道：『請問女子尊姓？爲何到此？』黑女垂淚道：

『婢子姓黎，乳名紅紅，黑齒國人氏。父親曾任少尉之職，久已去世。昨同叔父海外販貨，不幸在此遇盜。叔父與他爭鬪，寡不敵衆，被他害了，把婢子擄上山去。今幸放歸，但子然一身，舉目無親，尙求格外垂憐！』多九公聽了，這纔曉得就是前年談文的黑女。

到了大船，搬了衣箱，隨即開船。紅紅與衆人見禮，呂氏問知詳細，不免歎息勸慰一番。聞臣從艙內取出一把紙扇道：『去歲我從父親衣囊內見了此扇，因書法甚佳，帶在身邊，上面落的名款也是「紅紅」二字，不知何故？』多九公把當日談文之語說了，衆人這纔明白。

聞臣道：『我們萍水相逢，莫非有緣？姊姊如此高才，妹子此番回去，要去觀光，一切正好叨教。惟恐初次見面，各存客氣，妹子意欲高攀，結爲異姓姊妹，不知姐姐可肯俯就？』紅紅道：『婢子今在難中，況家世寒薄，得蒙不棄，另眼相看，已屬非分，何敢冒昧仰攀，有玷高貴？』林之洋道：『甚的攀不攀的！俺甥女的父親也做過探花，黎小姐的父親也做過少

財算來都是千金小姐，不如依俺甥女，大家拜了姊妹，倒好相稱。」若花婉如聽了，也要結拜。於是序了年齒：紅紅居長，若花居次，閨臣第三，婉如第四，各自行禮，並與呂氏、多林二人也都見禮。

只聽衆水手道：「船上米糧，都被劫的顆粒無存，如今餓的頭暈眼花，那有氣力還去攀篙弄舵？」多九公道：「林兄，快把豆麵取來。」今日又要仗他度命了。」林之洋道：「前日俺在小蓬萊，還同甥女閒談，自從得了此方，用過一次，後來總未用過。那知昨日還是滿船白米，今日倒要用他充饑。幸虧女大王將衣箱送還，若不送還，只怕還有甚麼『在陳之厄』哩！」隨即取了鑰匙前去開箱。誰知別的衣箱都安然無恙，——就是紅紅兩隻衣箱也好好在艙，——就只豆麪這隻箱子不知去向。多九公道：「此必嘍囉趁着忙亂之際，只當裏面盛着值錢之物，隱藏過了。」

林之洋這一嚇非同小可，忙在各處尋找，那有形影；只得來到外面同衆人商議，又不敢回去買米，若要前進，又離淑士國甚遠。商議多時，再向兩面國去，只好前進，惟願遇着客船。

就好。時衆水手情願受餓，都不敢加價購買。一連斷餐兩日，並未遇着一船，正在驚慌，偏又轉了迎面大風，真是雪上加霜，只得收口，把船停泊。衆水手個個都餓的兩眼發黑，滿船惟聞歎息之聲。

閨臣同若花，紅紅，婉如餓的無可奈何，只得推窗閒望。忽見岸上走過一個道姑，手中提着一個花籃，滿面焦黃，前來化緣。衆水手道：『船上已兩日不見米了，今兒我們還想上去化緣，你倒先來了。』那道姑聽了，口中唱出幾句歌兒。唱的是：

我是蓬萊百穀仙，與卿相聚不知年；因憐謫貶來滄海，願獻清腸續舊緣。

閨臣聽了，忽然想起去年在東口山遇見那個道姑口裏唱的倒像也是這個歌兒，不知『清腸』又是何物，何不問他一聲。因攜若花三人來至船頭道：『仙姑請了。何不請上獻茶，歇息談談，豈不是好？』道姑道：『小道要去觀光，那有工夫閒談，只求佈施一齋足矣。』閨臣付道：『他這「觀光」二字，豈非說着我麼？』因說道：『請問仙姑，你們出家人爲何也去觀光？』道姑道：『女菩薩，你要曉得一經觀光之後，也算功行圓滿，一天大

事都完了。」閨臣不覺點頭道：「原來這樣。」
請問仙姑從何至此？」
道姑道：「我從『聚首山』『回首洞』而來。」

閨臣聽了，猛然想起『聚首還須回首憶』之句，心中動了一動，道：「仙姑此時何往？」
道姑道：「我到『飛昇島』『極樂洞』去。」
閨臣忖道：「難道觀光回首之後，就有此等好處麼？」
我再追進一句，看他怎說。」
因問道：「請教仙姑：這『極樂洞』雖在『飛昇島』，若以地理而論，卻在何地？」
道姑道：「無非總在心地。」
閨臣連連點頭道：「原來如此。」
承仙姑指教了。但仙姑化齋，理應奉敬，奈船上已絕糧數日，尙求海涵。」
道姑道：「小道化緣，只論有緣無緣，卻與別人不同。若逢無緣，即使彼處米穀如山，我也不化；如遇有緣，設或缺了米穀，我這籃內之稻，也可隨緣樂助。」

若花笑道：「你這小小花籃，所盛之稻，可想而知。我們船上有三十餘人，你那籃內何能佈施許多？」
道姑道：「我這花籃，據女菩薩看去，雖覺甚微，但能大能小，與衆不同。」
紅紅道：「請問仙姑，大可盛得若干？」
道姑道：「大可收盡天下百穀。」
婉如道：「請教

小呢？」道姑道：「小亦敷衍你們船上三月之糧。」

閨臣道：「仙姑花籃既有如此之妙，不知合船人可與仙姑有緣？」道姑道：「船上共有三十餘人，安能個個有緣？」閨臣道：「我們四人，可與仙姑有緣？」道姑道：「今日相逢，豈是無緣？不但有緣，而且都有宿緣；因有宿緣，所以來結良緣；因結良緣，不免又續舊緣；因續舊緣，以致普結衆緣；結了衆緣，然後纔了塵緣。」說罷，將花籃擲上船頭道：「可惜此稻所存無多，每人只能結得半半之緣。」

婉如把稻取出，命水手將花籃送交道姑。道姑接了花籃，向閨臣道：「女菩薩千萬保重。我們後會有期，暫且失陪。」說罷，去了。婉如道：「三位姐姐請看，道姑給的這個大米，竟有一尺長，無如只得八個。」

三人看了，正在詫異，適值多九公走來道：「此物從何而來？」閨臣告知詳細。多九公道：「此是『清腸稻』。當日老夫曾在海外喫過一個，足足一年不飢。現在我們船上共計三十二人，今將此稻每個分作四段，恰恰可夠一頓。大約可以數十日不飢了。」若

花道：「怪不得那道姑說『只能結得半半之緣』，原來按人分派，每人只能喫得四分之一，恰恰一半之半了。」

多林二人即將清腸稻粳到後面，每個切作四段，分在幾鍋裏了。大家喫了一頓，個個精神陡長，都念道姑救命之德。

次日，開船。閨臣偶然間起紅紅當日赴試，可曾得中之話。紅紅不覺歎道：「若論愚姊學問，在本國雖不能列上等，也還不出中等。只因那些下等的，都得前列，所以愚姊只好沒分了。」

若花道：「這是何意？難道考官不識真才麼？」紅紅道：「如果不識真才，所謂無心之過，倒也無甚要緊。無如總是關節資緣，非為故舊，即因錢財所取真才，不及一半，因此灰心，纔同叔父來到海外，意欲借此消遣，不意倒受這番魔罪。賢妹前日曾有觀光之話，莫非天朝向來本有女科麼？」閨臣道：「天朝雖無女科，近來卻有一個曠典。」於是就把太

后頒詔各話告訴一遍。

紅紅道：「有此勝事，卻是閨閣難逢際遇。但天朝考官向來可有竇緣之弊？」閨臣道：「我們中原乃萬邦之首，所有考官，莫不清操廉潔。況國家不惜帑費，立此大典，原爲拔取真才爲國求賢而設。若竇緣一個，卽不免屈一真才。若果如此，後世子孫，豈能興旺？所以歷來從無竇緣之事。姊姊如此抱負，何不同去一試？我們旣已結拜，將來自然同其甘苦。設或都能中式，豈非一段奇遇？」

紅紅道：「愚姊久已心灰，何必又做『馮婦』？敗兵之將，不敢言勇，雖承賢妹美意，何敢生此妄想？倘豪擄帶，倒可同至天朝瞻仰瞻仰聖朝人物之盛。至於考試，竟可不必了。」

未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二回

談春秋胸羅錦繡

講禮制口吐珠璣

話說紅紅道：『如蒙賢妹攜帶，倒可惜此瞻仰天朝人物之盛。至於考試，久已心灰，豈可再萌妄想？』若花道：『此事到了天朝，慢慢再議，看來也由不得姊姊不去。前日聞得亭亭姊姊一同赴試，不知可曾得中？』紅紅道：『他家一貧如洗，其父不過是個諸生，業已去世，既無錢財，又無勢利，因此也在孫山之外。但他落第後，雄心不減，時刻癡心妄想，向日曾對我說：如果外邦開有女科，那怕千山萬水，他也要去碰碰，若不中個才女，至死不服。如今天朝雖開女科，無如遠隔重洋，何能前去？看來只好望洋而歎了。』

閨臣道：『他家還有何人？近來可曾遠出？』紅紅道：『他無弟兄，只有繡氏孀母在堂，現在課讀幾個女童，以舌耕度日，並未遠出。』閨臣道：『他既有志赴試，將來路過黑齒，

我們何不約他同行，豈不是件美事？」紅紅道：「賢妹約他固妙，但他恃着自己學問，目空

一切，每每把人不放眼內。賢妹若去約他，他不曉得你學問淺深，惟恐玷辱，必不同往。據

我愚見，必須先去談談學問，使他心中敬服，此後再講約他之話，自然一說就肯了。」閩臣

道：「聞得享亭姊姊學問淵博，妹子何敢班門弄斧，同他亂談。倘被考倒，豈非自討苦麼？」

若花道：「阿妹爲何只長他人志氣，滅卻自己威風？我倒是個初生犢兒，不怕虎，將來到我

我就同你前去，難道我們兩個敵不住他一個麼？」閩臣道：「姊姊有如此豪興，妹子只得

勉力奉陪，但必須告知舅舅，方可約他。」就把此話告訴林之洋。

林之洋道：「俺聞你父親常說『君子成人之美』，甥女既要成全他的功名，這等美事，

你們做了，自有好處，何消同俺商量？那個黑女，當日九公同他談文，曾喫他大虧，將來你同

寄女到彼，俺倒着實耽心哩。」若花道：「他又不曾生出三頭六臂，無非也是一個肉人，怕

他怎的？」林之洋道：「他那伶牙俐齒，若談起文來，比那三頭六臂還覺利害。」九公至今

說起，還是頭疼。你說他是肉人，只怕還是一張鐵嘴哩。若遇順風，不過早晚就到，據俺主

意，你們快把典故多記幾個，省得臨期被他難住，莫像九公倒像喫了麻黃只管出汗，那就被他看輕了。當日他們因談反切，曾有「問道於盲」的話，俺自從在歧舌國學會音韻，一心只想同人談談，偏不遇見知音，將來到彼，他如談起此道，務必把俺舉荐舉荐。這兩日大家喫了清腸稻，都不覺餓，索性到了黑齒再去買米，耽擱半日，趁着閒空，你們也好慢慢同他談文。」

大家一路說說閒話，不知不覺這日清晨到了黑齒。把船收口，林之洋託多九公帶了水手前去買米。閩臣意欲紅紅同去。紅紅道：「他的住處，林叔叔盡知，無庸我去。我若同去約他，他縱勉強同來，究竟難免被他輕視。」賢妹到彼，就以送還扇子爲名，同他談談。他如同來則已，設或別有推託，愚姊再去把這美意說了，纔不被他看輕哩。」

閩臣點頭，帶着扇子同了若花、央林之洋領進城內。來到大街，閩臣同若花由左邊街上走去，林之洋從右邊走去。不多時，進了小巷，來到亭亭門首，只見上寫『女學塾』三個

大字。把門敲了兩下，有個紫衣女子把門開了。林之洋一看，認得是前年談文黑女。聞臣從袖內取出扇子道：『姊姊請了。前歲敝處有位多老翁曾在尊齋帶了一把扇子回去，今託我們帶來奉還，不知可是尊處之物？』亭亭接過看了，道：『此扇正是先父之物。二位姊姊若不嫌茅舍窪曲，何不請進獻茶？』聞臣同若花一齊說道：『正要登堂奉拜。』於是同進內。林之洋就在旁邊小房坐了。

亭亭把二人讓進書館，行禮敘坐，有兩個垂髫女童也上來行禮，彼此問了名姓。聞臣道：『妹子素日久仰姊姊大才，去歲路過貴邦，就要登堂求教，但愧知識短淺，誠恐貽笑大方，所以不敢冒昧進謁。今得幸遇，真是名下無虛。』亭亭道：『妹子浪得虛名，何足挂齒。前歲多老翁到此，曾有一位唐大賢同來，可是姊姊一家？』聞臣道：『那是家父。』亭亭聽了，不覺立起，又向聞臣拜一拜道：『原來唐大賢就是令尊，姊姊素本家學，自然也是名重一時了。前歲雖承令尊種種指教，第恨恩惠而去，妹子尚有未及請教之處，至今猶覺耿耿。可惜當今之世，除了令尊大賢，再無他人可談了。』

閨臣道：「姊姊有何見教，何不道其大概呢？」
亭亭道：「妹子因春秋一書，聞得前人議論，都說孔子每於日月名稱爵號之類，暗寓褒貶，不知此話可確？意欲請教令尊，不意恩促而別，竟未一談，這是妹子無福。」
閨臣剛要開言，若花接着說道：「春秋褒貶之義，前人議論紛紜，據妹子細釋經旨，以管窺之見，擇其要者而論，其義似乎有三：第一，明分義；其次，正名實；第三，著幾微。其他書法不一而足，大約莫此爲要了。」

亭亭道：「請教姊姊，何謂明分義？」
若花道：「如春秋書月而曰「王正月」，所以書「王」者，明正朔之所自出，卽所以序君臣之義。至於書陳黃衛繫者，所以明兄弟之情；書晉申生許止者，所以明父子之恩。他如曹驪鄭忽之書，蓋明長幼之序；成風仲子之書，蓋明嫡庶之別。諸如此類，豈非明分義麼？」

亭亭道：「請教正名實呢？」
若花道：「如傳稱隱爲攝，而聖人書之曰「公」；傳稱許止不嘗樂，而聖人書之曰「弑」；卓之立未踰年，而聖人正其名曰「君」；夷皋之弑既歸獄於趙穿，而聖人書之曰「盾」；凡此之類，豈非正名實麼？」

亭亭道：『請教著幾微呢？』若花道：『如「公自京師，遂會諸侯伐秦」，蓋明因會伐而如京師；「天王狩於河陽，壬申，公朝於王所」，蓋明因狩而後朝；「公子結媵婦，遂及齊侯宋公盟」，蓋著公子結之專；「公會齊侯鄭伯於中邱，鞏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」，蓋著公子鞏之擅；似此之類，豈非著幾微麼？』

『孟子云：「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。」』是時王綱解紐，篡奪相尋，孔子不得其位以行其權，於是因魯史而作春秋，大約總不外乎誅亂臣，討賊子，尊王賤霸之意。春秋之世，王室衰微，諸侯強盛，夫子所以始抑諸侯以尊王室。及至諸侯衰而楚強，夫子又抑楚而扶諸侯。所以扶諸侯者，就是尊王之意。蓋聖人能與世推移，世變無窮，聖人之教，其變亦無窮。其隨時救世之心如此。

『或謂春秋一書，每於日月名稱爵號，暗寓褒貶，妹子固不敢定其是否。但謂稱人爲貶，而人未必皆貶，微者亦稱人，稱爵爲褒，而爵未必純褒，譏者亦稱爵。失地之君稱名，而衛侯奔楚則不稱名；未踰年之君稱子，而鄭伯伐許則不稱子。諸如此類，不能枚舉。要知春